# 《佛说离睡经》

西晋月氏国三藏竺法护译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婆伽婆在婆祇尸牧摩鼻量鹿野苑中。彼时，尊者大目干连在摩竭善知识村。彼尊者大目干连，独在静处经行而睡，世尊知尊者大目干连独在静处经行而睡。彼时世尊知尊者大目干连独在静处经行睡已，即如其像三昧正受，以三昧意，犹若力士屈申臂顷，世尊亦如是，在婆祇尸牧摩鼻量鹿野苑中忽然不现，至摩竭善知识村，在尊者大目干连前。彼时世尊从三昧起，告尊者大目干连曰：「汝目干连！汝目干连！汝欲睡？」「唯然。世尊！」「为何以念而欲睡耶？莫行想，莫分别想，莫多分别，如是睡当离。汝若睡不离者，汝，目干连！如所闻法，如所诵法，广当诵习，如是睡当离。若不离者，汝，目干连！如所闻法，如所诵法，当广为他说，如是睡当离。若不离者，汝，目干连！如所诵法，如所闻法，意当念当行，如是睡当离。若不离者，汝，目干连！当以冷水洗眼及洗身支节，如是睡当离。若不离者，汝，目干连！当以两手相挑两耳，如是睡当离。若不离者，汝，目干连！当起出讲堂，四方视及观星宿，如是睡当离。若不离者，汝，目干连！当在空处仿佯行，当护诸根，意念诸施，后当具想，如是睡当离。若不离者，汝，目干连！当还离仿佯，举尼师坛敷着床上，结跏趺坐，如是睡当离。若不离者，汝，目干连！当还入讲堂，四迭敷欝多罗僧着床上，举僧伽梨着头前，右胁着床上，足足相累，当作明想，当无乱意，常作起想思惟住。

「汝，目干连！莫乐床、莫乐右胁眠、莫乐睡、莫乐世间恭敬以为味。何以故？目干连！我不说近一切法，我亦不说不近一切法。云何，目干连！我说不近一切法？汝，目干连！我说不亲近白衣。目干连！若亲近白衣住者，但有论俱不与诵俱，因彼论便有谀谄憍慢，因有憍慢便有嫉妬，因嫉妬不知息。汝，目干连！若有不息已，三昧便远离，是为，目干连！我说此不亲近法。云何，目干连！我说亲近法？目干连！当至静处草蓐为床，默然不言，远离诸恶、离人众，常当坐思惟。是为，目干连！我说亲近法。

「目干连！若入村乞食，当莫求利报，当莫求恭敬。汝，目干连！息利报恭敬意已，当入村乞食。汝，目干连！入村乞食，当莫以想入他家。何以故？目干连！居士家多有俗缘。若比丘入居士家不共言，彼比丘便作是念：『谁有向此居士护说我，而令居士不共我言？』便有恚心，有恚已便有贡高，因有贡高便有不息。目干连！有不息意已，便远离三昧。汝，目干连！若说法时当莫见胜负，当作不胜意。若作胜意便有多论，因多论便有贡高，因贡高便有嫉妬，因嫉妬便有不息。目干连！不息已，我说远离三昧。汝，目干连！若说法时当作有益，当决定说，当莫非他说，当如师子吼论。如是，目干连！当如是学。」

于是尊者大目干连从坐起，一面着衣，叉手向世尊，白世尊曰：「唯世尊！云何比丘，至竟尽、至竟无垢、至竟行梵行？」

「此目干连！若比丘所有病痛，若苦若乐若不苦不乐，当观彼痛是无常住，当观是败坏，当观是无染，当观是尽，当观是正，当观是止住处，当如是观彼痛。当观彼痛无常住，当观是败坏，当观是无染，当观是尽，当观是止，当观是止住；便不着此世间，不着已便不恐怖，不恐怖已舍有余般涅盘，生便尽，梵行已成，所作已办，名色已有知如真。是为，目干连比丘！至竟尽、至竟无垢、至竟梵行、至竟行梵行。」

佛如是说。尊者目干连闻世尊所说，欢喜而乐。